



心的歌

靳以著

新文艺出版社

心的歌

靳 以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心的歌

靳以著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569

开本 850×1168 耗 1/36 印张 5 1/3 插页 2 字数 112,000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6) 0.55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作者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參加作家訪問團到蘇聯訪問後所寫的散文特寫集。作者在蘇聯的五十天中，除開在莫斯科訪問以外，還到了列寧格勒和基輔，此外，更到過南方的塔什干、撒馬罕、埃里溫、第比利斯，也到了黑海邊的美麗城市索奇和巴托米。在各地除了與作家見面以外，還訪問了俄羅斯和蘇聯作家的故居。此外，也訪問了工廠和集體農莊。作者以充沛的熱情写出了他的感受，歌頌了中蘇兩國人民深厚的友誼。

目 次

我们是亲密的弟兄	1
北京——莫斯科	7
离开了祖国的土地	7
白白的雪，苍苍的树，.....	9
一个中国姑娘	11
呵，莫斯科，千千万万人的心	16
列宁的光辉照着我	20
草棚、木屋和叶梅里雅诺夫同志	20
一片月桂叶	23
和莫斯科作家相聚的日子	28
列宁山上晚眺	37
三个长长的行列	41
我凝望着共青团广场	46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房子	51
瑪耶可夫斯基的两间房子	57

对于人的关心	67
在諾伏捷維赤耶公墓	73
索奇城的一朵紅花	80
在黑海边	89
到丽采湖去	94
“心的歌”	100
一只美丽的酒瓶	105
我們高举起鑲銀的牛角杯	111
从冰雪的山路上回来	117
在斯巴納茨基同志家里	124
在涅瓦河畔	130
走上狹窄的樓梯	135
烏茲別克的好日子	141
作家——战士	145
挂了六个列宁勋章的人	149
我会見了小乐的爸爸——莫納霍夫同志	160
在苏联的五十天	171
光輝的苏联文学引着我前进	177

我們是亲密的弟兄

——在苏联土地上的深刻感受

尽管我是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土地，可是我却一点也不陌生，几十年来我們想念着它，几十年来我們热爱着它；飄飄的紅旗和閃閃的紅星，一直亮在我們的眼前，亮在我們的心里。当我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苏联的作家們敞开了温暖的怀抱迎接了我們。我們好象到了自己的家，我遇到我們最亲密的弟兄。虽然我們的語言还不通，可是我們的思想是共同的，我們有共同斗争的目标，我們了解彼此的心。阿伯利津同志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到过中国，帮助过我們的革命；坐在一旁的，帶了一点疲倦神色的原来是卡达耶夫同志。我們早就讀过了他的作品：“時間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的書給了我們力量，增加了我們斗争的勇气；可是他自己为什么那样懨懨地沒有精神？原来他，他病了，他是抱病来迎接中国弟兄的。我的心中立刻涌起无限的感激，我真想拥抱他，和他說几句亲切的話；可是我們只会把热情关在心里，就是想和他当面說几句話也不成，我只得紧紧握他的手，不断地点着头；可是我的心中，从此

深刻地留下了他那有一个严峻的鼻子，挂着亲切和疲倦的笑容。

我們不断地看見这个会心的笑容：在作家俱乐部，在博物館，在大街上，在大戏院，在百貨商店……我永远不能忘記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跑到我們的面前，向我們問：中国姊妹过新年的时候穿什么顏色的衣裳？她告訴我在新年晚会上，她将要化装一个中国姑娘。她問得很詳細：衣襟在哪边开，花边是什么样？最后她請我們原諒，她說：她問得这么詳細，就是为了扮成中国姊妹一样。呵，我想起来了，正如同在祖国的时候，我的孩子問我苏联姊妹們穿什么衣裳，她也是在国庆晚会上要扮一个苏联姑娘。

我們到过寒冷而美丽的列宁格勒，我們也到过塔什干——棉花的城。我們去过和土耳其接壤的埃里温，我們也到过温暖的第比利斯。在黑海边的巴托米和索奇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迹，我們又到了乌克兰的首都，英雄的基輔。从北到南，从冬天到春天；我們看到同样的笑臉，我們遇到同样温暖的怀抱，我們有同样的感受——中国和苏联是最亲密的弟兄。

飘飘的大雪盖不住美丽的列宁格勒，从冬宮到拉茲里夫湖畔的草地，从关过列宁和高尔基的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基堡垒到向冬宮开第一炮的阿芙乐而軍艦，从涅瓦河到芬兰灣；列宁格勒不仅是通向欧洲的窗口，还是人民革命的搖籃。就在河边一座华丽的房屋里，那原来也是貴族的房子，現在是作家的家。在窗口，我看見冰雪封冻的涅瓦河明亮

的灯照着靜靜的路，我仿佛看見一些偉大的俄罗斯作家和艺术家在那里散步。可是坐在我面前的苏联作家們的热情的語言使我收回幻想，我知道，有一位杜甫詩的譯者因为病不能来，請他的妻子送来了他的書和他的关怀。衷心的欢乐和交談，使我們忘記了時間。我們不得不告別了，当晚我們就要赶火車离开列宁格勒，在汽車的后窗口我还看見他們在寒风中向我們揮手的身影。

塔什干原來說是石头的城，可是我們沒有看見石头，只看見一片收割过的望不断的棉花田。我們看見小山样的棉花堆，我們看見流不断的花布的河。在卡岡諾維奇集体农庄里，我們遇到了挂着六个列宁勳章的老主席。他拥抱我們象他的小兄弟，从地面上微微升起。我們称赞他的力气，他說中国弟兄来了，他的力气就陡然增加一倍。那时他說到了埃及，說到帝国主义在埃及杀死了許多妇女和孩子，說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胡子都翘起来了！他說烏茲別克人非常关心，极为憤怒，他們愿意把自己的錢給埃及人民，帮助埃及反抗帝国主义。他問我：中国人民是不是也同情埃及人民？他說他这样講为了我們是最亲密的弟兄。我告訴他中国人民积极支援埃及人民，中国正不断地把食物和物資运給埃及。他笑了，大声地笑着，我們再次地拥抱着喝干了一杯酒。他是一个豪爽的，有魄力的人；他領導着十一个民族弟兄們引水灌溉土地，一公頃的土地生长出四千公斤白金般的棉花。棉花給烏茲別克人民带来了幸福，棉花也給烏茲別克人民带来了荣誉。就在十二月五日的夜晚，我們

在納沃衣大戏院，突然傳來了烏茲別克共和國因為完成了植棉計劃，受到列寧勳章的消息。歡呼的群眾使得大戏院都有些震蕩。我們是從中國來的人，是蘇聯也是烏茲別克人民的弟兄；我們也分享了他們的榮譽和幸福，我們也被他們的歡樂所感染，就象我們自己的喜事一樣。當我們走出大戏院的時候，迎面的一大噴水池正射着五彩繽紛的燈光，水霧中捧定了一朵盛開的大棉桃；已經是深夜了，多少人呵在它的周圍高歌歡唱，多少人呵在那里尽情地徘徊，辛勤的勞動結下了幸福的果實。榮譽是屬於人民的，榮譽是屬於烏茲別克勤勞的弟兄們。

埃里溫是建築在山上的一座五彩石頭城，當我們站在山頂上的時候，我們看到戴雪的阿拉拉特山峰。在這裡，我們不會唱歌的唱了歌，不會跳舞的跳了舞，不會喝酒的喝了酒。我們喝着香甜的葡萄酒，唱着深厚的友情的歌，跳着阿美尼亞弟兄般的民族舞。阿美尼亞熱愛中國人，他們把最美麗的叫作中國的，最美麗的姑娘叫作中國來的姑娘。

離開了阿美尼亞弟兄，我們到了第比利斯城，第比利斯是溫暖的城，我們是大清早到的，迎接我們的萊昂尼茲同志，為了怕睡過時間，就寫了一夜的詩。他是六十多歲的人了，能喝酒，性格非常爽朗；可是當他告訴我們，就在我們住的地方，幾百年前鉄木兒第七次攻破第比利斯曾經殺死過獻花的婦女和孩子，為了報復格魯吉亞人英勇的抵抗，他的聲音也低沉下來。他告訴我們，在十月革命以後，格魯吉亞人民才真正得到幸福。在第比利斯，我們看到美麗的姊妹

也看到勇敢的弟兄，在作家的家里我們用鑲銀的牛角杯飲酒，第一个喝完了就傳給第二个人，要飲遍全桌人才算敬了一次酒。那天我們醉了，我們沉醉在美酒里，沉醉在甜蜜的友情里，沉醉在兄弟的怀抱里。

我們看見海了，在巴托米，在索奇。黑海的白浪送来了温暖的气息，在一眼望不尽的綠樹中間，我看到一朵冬天的玫瑰。在巴托米的植物园里，我們从树上摘下来鮮紅的橘子；鮮檸檬是从温室里采下来的。滿城的棕櫚、芭蕉、鉄樹和尤加利，这里沒有冰雪，沒有冬天，这里是綠蔭婆娑的人間樂園。在索奇的海边，我坐在沙滩上眺望着黑海上的远航船，一只温暖的手輕輕拍着我：“同志，不要坐在这里，提防受了风寒！”我抬起头，看見一張母亲般和善的臉。她今年六十二岁，是四十年的老黨員。她曾經見過列宁，她还記得列宁的姿態和語言。如今她老了，到了休养的年齡，在冬天，把她送到温暖的黑海边。她关心中国的妇女和老年人，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美丽的石子，写上了許多字，送給我的女儿，算做苏联祖母送給她的紀念品。

第聶泊河边的基輔城，英雄的城和英雄的人民，我們也遇見了作家英雄。十几位出席晚会的作家差不多都参加了卫国战争，有两个年紀大些的还参加了国内战争，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作家还参加过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斗争。一个当过游击队长挂着金星英雄章的作家說得好：“当战争来了的时候，我們拿武器当笔用；今天，我們用笔也象使用武器一样。”他热烈地欢迎我們，他最近到过中国，他說他也算是

半个中国人。

在广闊的苏联的土地上,我們遇見的都是亲密的弟兄。欢笑在我們的臉上,花开在我們的心里,果实結成了我們牢不可破的情誼。苏联和中国是血肉相連,中国踏着苏联的社会主义大路向前,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友誼的花朵,将开放千千万万年!

北京——莫斯科

离开了祖国的土地

滑尽了长长的跑道，飞机就升空了。那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上午八时半，虽然是冬天，可是温煦的阳光照着我的脸。我贪婪地从窗口望出去，恰巧我的窗口是朝着蓝蓝的天；飞机正自侧着机身向上飞翔，朵朵的透明的白云好象迎我飞来。我正待张开两臂去拥抱它们，机身又转了一下，让发光的北京城在我的眼前留下最后的深刻的一瞥。我还来不及去寻找哪里是万寿山，哪里是碧云寺，……亲爱的首都就远远离开我了。我应该说我的心中是萦绕着惆怅的离情的。离开了祖国的土地的一刻，我就象失去了最宝贵的珍物那样，兀然地坐在软椅上。

“同志，你觉得头晕么？”

一个温柔的声音惊醒我的沉思，我抬起眼，就望到一张亲切的脸，我赶忙回答：

“不，不，……”

我怎么能把我的心情倾诉出来呢？殷勤的女服务员必是从我的神色上看出来些什么吧？她是那么聪明，她一定

体会得到一个出国人的心情，她不等我再说什么，她就为我捧来一杯热腾腾的茶。我从她手里接过茶杯，那里边不仅是一杯茶，还有无限的温暖和热情。

“同志，你看，眼下就是官厅水库，再过去就是咱们的万里长城。”

我听从她的话，俯视窗外，山丛中的人造湖泊已经落在后边了；可是我还看得出从不同方向流过来的闪着银光的河和那明镜一般的湖面。愈来愈近的山脊上，在太阳照耀的地方，我分明地看到了长城和它的影子。

二十多年前，我登临过万里长城。在那上边我曾经检回来千年前的箭头，我还带回来一方沉重的城砖。当时我是从下边一步步攀登上去的，一个接着一个远古的故事不断地涌上心头；尽管左右阒无一人，我却好象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把一方方的砖石垒起了万里的长城，无数远离亲人的戍卒迎着塞外的寒风守着垛口。那时候，我深深感到长城的雄伟。今天，在祖国的高空，我看到它起伏蜿蜒万里，一眼望不断，把我的目光带到遥远、遥远的地方。

空中飞行是迅速的，它容不得我片刻的深思；长城早已望不见了，眼下却是平沙万里。没有山，没有树，没有人也没有牲畜，只有在稀少的沼泽的周围看到雪白的冰花。在那广漠的土地上，我象奇迹似地看到贯通南北的铁路，它孤寂地躺在大地的胸脯上。可是我想得出曾经有成千上万人付出他们艰苦的劳动，克服了沙漠上筑路的困难，才造成了人间的奇迹。那不是长长的一列火车在那上边奔驰么？机

車冒着朵朵的白烟，向着前方奔去。鐵路向前伸展着，我远远地看到一丛黄色的建筑，没有多远，又是一丛白色的建筑；它們象沙漠中两个寂寞的小島，相互地做为寂寥日子中的慰安。女服务員又来到我的身边，輕輕告訴我：

“黄色的房子是中国車站，白色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車站，这就是二連，中間就是国境綫。”

我的心怦然一动，回首遙望远去了的国土，我的心中充满了出国的情思，这时候，正是上午十时四十五分鐘。

白白的雪，蒼蒼的树，……

越过戴雪的山峰，飞机就緩緩地降落在群山环抱中的烏兰巴托了。机場上鋪滿了雪，天气并不太冷。我是爱雪的，我非常喜欢踏在积雪上靜听那細微的声音；但当时我的意兴索然，我呆望着—輛汽車远馳而去，我猜得出它是駛向烏兰巴托；我順着它的路极目而望，什么也沒有看見。隱約地我好象听見幽美的歌声，我想起了那个美丽的歌手朝格吉勒瑪和一群热情的蒙古艺术家們。几年前，他們在上海車站曾經和我說：“同志，到烏兰巴托来吧，讓我們也能好好招待你一次。”可是如今我匆匆地来了，又将匆匆离去，我的心中留着未能弥补的悵惘。

随着所有的乘客，我走进机場的休息室，暖和的房子和一杯热茶，鎮定了出国游子的浮沉的心。四十分鐘以后，我們又飞翔在三千公尺的高空；只有短短的一小时，我們就到

了苏联土地的上空。我的心振奋起来了，我的眼睛大张着；雪象是更大了；可是一大片一大片苍苍的树呵，还自傲然地挺立在风雪中。满山满谷的雪，丛丛的树，在山径上，我看到了蠕蠕前进的雪橇。我想着那上边坐的是伐木者还是猎人？也许是矿工，或是在森林中工作的医生。但在十月革命以前，那上边坐的该是流放的“犯人”，他们是解除俄罗斯人民痛苦的理想者和实践者。在沙皇时代，西伯利亚原是一个荒凉冷酷的地方，是恐怖受难的地方；但什么都不能冷却或吓退革命者的热情，反而从艰苦的磨难中得到更大的勇气和力量；终于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今天，西伯利亚是富饶的地方：金子，皮毛，木材……安加拉河上的大水电站，把温暖和光亮送到西伯利亚各个地方。

“贝加尔湖，贝加尔湖！……”

不知道谁这么兴奋地叫着，我赶紧就着窗口望出去；但密密的云层，使我什么都望不见。可是我仍然凝视着，终于从云层的空隙，一閃間我看到了贝加尔——世界上最深的湖。我看到深绿的湖水，我还看到那无尽的涟漪。尽管风雪满天，它还没有结冰。我想望着回来的时候能坐火车，在贝加尔湖畔奔驰。让我在贝加尔湖中看到快乐的游鱼，让我能找到汉代苏武牧羊的地方，让我看到热情奔腾的姑娘——安加拉河。

当我的遐想没有停止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飞机已经在雪白的跑道上滚着。好象躲在雪里伸出头来的红绿

小灯为我们指出来一条平坦的大道，飞机就沿着它走到机场的前边。马达在飞速的转动之后停止了，祖国的飞机师和服务员和我们握手告别。我们走下飞机，怀着说不出的欢快与兴奋，第一步踏在苏联的土地上——伊尔库次克。

一个中国姑娘

在我的身旁，恰巧坐了一个姑娘，她只是一个人，上了飞机就把她的旅行包放在膝上，不断地安详地写着。有时微仰着头，好象在思索着，随着微笑浮在她的两颊上，她又低下头去书写。她的头发是黑的，长长的睫毛，象牙色的椭圆的面，两只明亮而温柔的眼睛。她是很美丽的，她的美丽使我感到很熟稔，很亲切，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样子。我记起来在机场有一个和她仿佛的姑娘来送她，还有几个穿着棉衣的中国姑娘也来向她告别。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她没有和人说过一句话，她写的是法文。当我问她：“你是一个法国姑娘么？”她立刻就抬起头，眼睛挑起些来用英文回答我：

“不，我是一个中国姑娘，我的名字叫：谭一玉一梅。”她生怕我不相信似地，一个字一个字把她的名字清晰地告诉我。

“对不起，我把你看错了，你原来是我们的姊妹。”

“不，你也没有全看错，我的父亲是中国人，他在法国当医生；我的母亲是法国人，我也生在法国；我还是第一次回